

边境线上的 警铃



普及法律
常识丛书

边境线上的 警铃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卫 铂

封面设计：张自启

版式设计：颜小鹏

边境线上的警铃

本书编辑组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西街)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1 插页 184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数：00,001—50,000

统一书号：6395.11 定价1.90元

编辑说明

本书是“普及法律常识丛书之一。

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犯罪分子错误地认为有机可乘，他们的犯罪活动仍然存在，我们切不可夸大这种情况，也不可放松警惕。帮助读者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运用法律，提高鉴别罪与非罪的能力，仅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本书编辑组有：主编康芒，副主编颜林，编委解静，李福林，杜青，邢元龙。

目 录

一个留日女大学生的堕落 (2)

从国境线到刑场 (14)

“理想之塔”的幻灭 (19)

A · A 舰队的覆灭 (24)

他从国外归来以后 (31)

失“魂”落“魄”的丈夫 (38)

一个党员是这样变成特务的 (50)

被跟踪的人 (61)

论坛新星——间谍案 (67)

叛逃在高空发生 (74)

快，向凶犯开枪！ (98)

劫船报警——602！ (104)

海峡——响起了枪声 (132)

海上夜半缉私战 (151)

海星——切断了走私的路 (154)

风波浪里的“百宝袋”	(170)
走私船向雾中驶去	(178)
缉私船在夜海上航行	(190)
警报声，夜海上的警报声！	(198)
夜海擒“鲨”	(203)
大礁岛的战斗	(210)
将计就计破走私	(217)
死人在国境线上“复活”	(225)
来自国境线外的挽歌	(228)
她哭着回到国境线这边	(244)
国境线上的微笑	(247)
这事发生在国境线上	(250)
国境线，你可知道她的悔恨？	(273)
进口杉木小虫官司	(279)

一个留日女大学生的堕落

许 斌 郭 坚

她，低眉顺眼，疾步走来。圆脸、短辫、中等个头，同她被捕时的长发披肩、绸衣花裙相比，今天却是一副家庭妇女打扮：印花短袖衬衫，肥大的人造棉长裤，布鞋。

她就是陈丽萍，今年三十三岁。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国民党特务的指使，进行各种叛国活动。国法无情，在人生舞台上，她这个三十块银币出卖祖国的现代犹大，锒铛入狱，只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利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开庭宣判前的十分钟，笔者向她走去。她眼光陡然警觉起来。

“马上开庭了，请问你此刻有什么想法？”

“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能从轻发落。”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省，你对自己的问题可有新的认识？”

“是的，我是有罪的。”

“听说你还信佛教，为何要与人民为敌呢？”

“我太重感情了，所以才有今天……”

她是这样的年轻，留学不过短短三年，却堕入深渊。她的叛国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难道犯罪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她“太重感情”么？

每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又复杂的。但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那么促使陈丽萍失足的那条直线在哪里呢？

她的座右铭：“自己要把握机会。”

巨大的波音飞机轰鸣着离开虹桥机场，展开宽阔的双翅向云天冲去。陈丽萍端坐在高背椅上，一种心旷神怡的机遇感，充溢她的心胸。这是一九八一年三月，早春刚过，她告别亲友，踏上了远离祖国到日本去留学的旅程。她俯向舷窗，上海，这个生她养她的通都大邑，已横卧在脚下。记得临上飞机前，她还在这都市南郊的校园里点燃三炷香，跪地求神保佑呢！她常对人说，她运气所以好，全仗自己长着一对有福气的耳朵。她根本不承认这趟出国留学，是党多年心血培养的结果；反而认为完全是靠自己争来的机会。飞机在云层中穿梭，海天一色，她仿佛觉得这架波音如同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只有她这命运的宠儿才有资格乘坐，而伊甸乐园乃是日本大阪。

不错，她是得天独厚的。出身高干家庭，姊妹中数她聪明过人，最受尊重，自小养成一种说一不二、桀骜不驯的肇

脾气。她看人的标准特怪，对任何人向来只以聪明与否来划分贵贱等级。遇见有才干的聪明者，她可顶礼膜拜；而对厚道的和善者，那怕此人对她关怀备至，她“也只能把他当作是一条狗”。她宣称自己要选择的爱人，只要聪明绝顶，那怕他每天当着众人面抽她耳光，她也甘愿为其当牛做马。

她是在不幸中长大的幸运儿。正当她到最需要受教育的年龄时，“史无前例”的内乱开始了。从此，她幼小的心灵便留下不少悲惨的片断：父亲挨冲击，一只耳朵被打聋，全家被扫地出门；她带着年幼的弟弟，在造反派的白眼下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她从中找到的信条是：凡事都是靠自己去碰运气。

她身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哥哥、姐姐都已插队，一个难得的机会她跨进市区某电器厂当工人，她关起门来，专心翱翔书圃，夙夜强学外语。她在等待出头的一天。她钦佩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尤其崇拜则天武后和慈禧太后，她描述起她们的趣闻轶事如数珍宝。她的抱负，便是有朝一日也能象她们那样颐指气使，大展鸿图。

大学恢复高考。她凭着好学肯钻，以拔尖的成绩跳进龙门。在上海外贸学院日语专业，她专业水平名列前茅。她一直梦想有朝一日，抓个好机会，再创造出奇迹来。

上大学二年级时，命运再次向她微笑。上海锦江饭店一个小型服装商品交易会开幕，大批外宾身拥而至。译员一时奇缺。她被临时调去担任日语翻译。每人包一名外商，工作异常繁重，一般把它看成苦差，她却把它看成通向辉煌前途

的良机，她文雅而勤勉；这边厢刚安顿好远渡重洋的客商，马上飞奔到那边厢投入贸易洽谈她忙得脚不沾地，硬是将一堆乱麻似的事务整理得井井有条。她待人接物周到而大方，她的日语准确而流畅，单凭这两条，就博得东洋商贾伊腾的特别器重。

那天黄昏，她踏着满地落叶在庭院里漫步，那位日本商人伊腾从她身后赶来。

“哎呀，这不是陈小姐吗？你好！”此人五十开外，高门大嗓的，是个热情外露的富商。

“啊，伊腾先生，您有事？”她慌忙鞠躬施礼。

“我是来感谢你的！”那人竖起粗短的大拇指：“你的日语讲得真漂亮。别摇头，是真的好！这些天要不是亏你的大力相助……”日商兴奋得满面红光。

“你这样过奖我可受不了。我才牙牙学语，您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我还要好好向您请教呢！”女翻译虚怀若谷，尤其是后两句亏赞，使日本老头也情不自禁飘飘然起来。

于是几次你来我往，从谈话投机上升为感情融洽，女译员索兴拜他为干爹。日商喜不自胜，关心地询问干女儿：

“你日语基础这样好，为何不去日本进一步留学深造呢？我知道你心思。这么办吧，经济保证人我来当！入学金我来付！学费我来包！……”

伊腾回国不久，果然寄来一封信，叫她火速起程赴日。有日商的支持，本人的申请，加之校方的推荐，三管齐下，陈丽萍这才神速地跨上这架飞往大阪的现代化的“诺亚方

舟”。

二、她的爱与恨： “亲者为之痛，仇者为之快”

一脚踏进大阪，迎接她的是一片绚烂多姿的樱花世界。她象只“刚出笼的小鸟”，面对的是个五彩缤纷的崭新天地，处处感到新奇。

她搬进学友会。先在关西日语学校预备科潜心攻读，半年的实践证明，她是个出类拔萃的才女，一跃而考进大阪市大学。凭她的心灵嘴巧，顺利找到工作，课余不是去代课就是帮私人医生挂号，每月收入八、九万日元。她没有亏待自己，首先在万代租了套房子。她自立了，她要自由。于是，撇开领馆和本国留学生，单枪匹马出入各类政治、经济集会，广交各阶层朋友。她很快就成了大阪社交界的一位活跃人物。

一个闷热的夏夜，市区热得象一间生了火的浴室。留学生们抛开书本，拥向电视室。陈丽萍去迟了，屋里早已人满为患。突然，黑暗中有人给她让了个座位，她感激地看着对方：修长的个子，鹰一般闪亮的眼睛。他便是台湾留学生孙克云，大阪校友会的会长。右手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他成了左撇子。他也倾心文学，谈吐不凡。她感到他同自己是那样意气相投。他把“相见恨晚”的陈丽萍带到咖啡馆去。人声喧哗，双簧管在低诉。他介绍自己，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儿

子，远渡重洋来日求学，为的是更好深造。接着便诗兴大发，他念诗给她听。诗句使她神魂颠倒，“爱不爱你——我不知道……”没等啡咖喝完，他便把激动不安的陈小姐领进旁边的林荫小道……

这一夜，陈丽萍想入非非了，眼前老是出现那个左撇子侧影。多巧呀，他是国民党将门之子，我是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一场新的“庐山恋”竟奇迹般地发生在我身上……她失眠了。此刻，那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也在床上翻滚。作为台湾情报局的特务，他在陈丽萍身上下的功夫已有收获了。

这以后，他施展了浑身解数：月光下漫步，假日里出游，他同她讲述“蒋介石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残暴”，黄昏相会，他为她介绍“台北的舒适生活”，周末逛街，他为她描绘“台湾的自由空气”。他每讲到得意处，忽地加重语气：“但是你们呢？——”左撇子扳起指头，抨击大陆各项方针政策。他还特地陪她观摩台湾电影，将自己带来的所有书籍、杂志和画报，统统塞给她。她越来越对他有好感，而他也趁势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指天发誓，只要她愿意，日本学成后，比翼双飞到台湾去，他家那万贯产业将由她主宰。她头晕了，心动了，一头栽入将门之子的怀抱，跟他同居了。

这时门外走进两名不速之客。一高一矮，全是西装笔挺，气宇昂扬。孙克云立即给情人做了详细地介绍：“这两位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高的四十岁叫蔡容先，矮的三十岁叫周仲民，都是台湾情报局派驻在日本的特务。二人非

常谦恭地拉着陈丽萍的手问寒问暖：“我们称你为大姐，你就回我俩小阿弟好了。从今以后，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这之后，他们拉她去喝酒。陪她去东京塔踏青，到神户野外郊游。慢慢地，她变了。

她的变化，先从寄回国内的信件里，一流露出来。她给老师写信：“现在出来看看别人的教育与生活水平，真为国内的那些老‘牛’悲怜……”她同知己通信：“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在那令人窒息的大气包围下，……今后，就要靠你们这些新的识知分子了！”在大庭广众间，她颂扬崇洋媚外者的叛逃，她为卓长仁之流的劫机罪犯开脱：“你们说说，这能怪他们吗？……”她心中那股被特务播种的恨，愈加发酵起来。她逐步向深渊走去。

三、她的生活信条：

“要没有一点敏感性，怕也难出头！”

8月14日，蔡容先兴冲冲地邀请陈丽萍来他家做客。酒过巡，蔡某也将用意摆上桌面：请她搭个桥，他们要跟邹琴夫妇交朋友。陈丽萍想起来了，她曾对他们提到过这位在国内就熟知的女友，前年嫁给一个在中国某重要工程工作的日本人松井，现定居在东京。蔡某把电话朝她手里一塞：“打吧，明天就去！”

第二天，由大阪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蔡容先和周仲民都来了。从他俩严峻的面孔上，她下意识感到此行可能负有特殊

使命。蔡某俯下身凑向她：“我很欣赏你说过的一句话，叫做‘要没有一点敏感性，怕也难出头！’现在，是该将它拿出来派用场的时候了！大姐，帮不帮这个忙，你可自己考虑，我俩决不勉强。不过，你只身一人在日本，总要留条后路吧！说句老实话，在这种地方，我们想做什么都是易如反掌的！”她瞟了一眼那张平时喜笑颜开的脸，此时铁青，心头不由发颤，她呼吸急促了。她是乖巧的，迅速尽其所知，将小邹夫妻的弱点和盘托出，那两小阿弟听了，兴奋得直搓手。

车抵东京，他们在松井姐姐的小饭店里碰面。趁陈丽萍在说服女方，蔡和周一个劲地缠着松井交朋友。请他回大陆工作期间与其通信，主要谈及那个重要工程，顺便也把耳闻目睹的事全写来。那对小夫妻猛然察觉到这是让他们去干间谍勾当，慌忙拒绝了。局面顿时紧张起来陈丽萍立刻加以引导：“反正松井不会知道多少重要事情的，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写来不就得了。何必这么固执！”小邹忍不住顶了一句：“何必固执？万一查出，这不害了我丈夫吗”周某一听，感到有了转机：“你是怕查信吧？这好办！”他从硬包里拎出一个类似青霉素的小瓶，里面盛着透明的液体。“用它来写信，保险查不出！”陈丽萍随手从茶几上抽出根牙签蘸了蘸药水，在纸上做起示范来。她写了首唐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断魂……”诗刚写毕，字也随之消失。松井夫妇一见，也差点“断了魂”，脸刷地白了，再一次断然拒绝。陈丽萍为留下后路，还说：“依我看，信不写也

罢，等你从大陆回来，将情况当面谈谈不也可以嘛！”这就留下了一条隐患的尾巴，使特务有借口的再次来纠缠不休了。

东京之行的策反虽不理想，但特务对陈大姐在这场政治交易中灵活多变的交际手腕，叹为观止。第一次向她支付了特务报酬，先四万，后八万，最后干脆每月定期发给她十二万日元。

她成了特务豢养的一头敏捷的鹰犬，专门四处搜寻可发展为特务成员的目标。当她得知曾有一面之交的姚专家来日进修时，她千方百计地找到他。针对此人曾在家庭问题上受过挫折，以及想把小儿子送到日本读书的弱点，频频发起攻势。软硬兼施，轮番轰炸，致使那位姚专家鬼使神差地上了圈套。

陈丽萍可不是那种守株待兔的无能之辈，她按照小阿弟的意图，主动出击了：将矛头转向国内同学和师长中去捕捉猎物。一方面，以同窗好友交流学习心得的通信方式，建立四通八达的联络网，通晓国内各渠道信息，刺探我内部情报；另一方面，将触角伸向在各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老同学。一旦摸准对方的脉搏，就以介绍笔友为口实，转手交给特务。

发展这些国内笔友，毕竟鞭长莫及，陈丽萍又开动脑筋，远洋船一声汽笛，打开了她的思路，一个周密的计划也随之形物。“双城号”刚驶进大阪港，她便拉着孙克云，迫不及待飞奔而来。他们爬上船，直接找到经常帮她捎带物品

的船员，利用其弱点，鼓动其叛逃。苍绳要叮的就是这些有缝的蛋。就这样，国民党特务通过陈丽萍“敏感的双手，将某些烂掉了中国心的由中国前往日本定居、探亲、进修的人员，一一拉下水。只是由于陈丽萍案发太快，才使得其中有些鬼迷心窍的人没有进一步跌入陷阱。

四、她的做人准则：

“我要自由……决不甘受人摆布一辈子！”

蔡某和周某看到精明干练的陈丽萍使用价值如此之大，愈加层层加码了。

周某设宴款待陈丽萍，这位大姐春风得意，酒量也锻炼出来了，一杯接一杯：“为朋友帮忙做点事，是我心甘情愿的，小阿弟不必见外。”趁着酒兴，她突然大放厥词：“告诉你，我个人的心愿，就是要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甘受人摆布一辈子！要说才能，我还没好好发挥呢！”

周某兴奋地站起身来，“人生在世就‘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为此我请大姐为留学生刊物《春雷》写两篇文章，尽情施展你的才华。”

反共刊物《春雷》，是一份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编印发行的杂志，虽以大陆留学生的面目出现，但所有的文章都来自台湾一小撮御用文人之手。其内容之反动，格调之低下，早成为留日学生的笑柄。现在，新近入伙的陈丽萍便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陈丽萍一口气写成《我们的使馆干了些什么》、

《给大陆学生的一封信》等四篇文章，咬牙切齿地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刊登在《春雷》各期的头版头条位置上。

在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党“十二大”的前夕，陈丽萍为讨得最高主子的欢心，又以“大陆留学生”的名义，挥就一篇吹捧台湾当局的文章，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全文发表。

蔡某挥舞着《中央日报》，向陈丽萍住地奔来“写得漂亮！简直是颗重磅炸弹！”他把一只厚厚的白信封塞到她的手里：“请你把这张表填填，手续很简单，提笔一写，你便成为自由人了！”蔡某扶她坐好，在桌上摊开纸张，象老师对待小学生：“坐好，拿出笔来，仔细听着。”为了对这只忠实的鹰犬寄予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国民党特务特地为她进行了专门训练，传授了种种密写投递的方式方法，规定了通信地址和化名代号。她就这样深深陷进反革命的泥坑里。

一九八四年早春，她以探亲的名义飞抵上海，打算活动一番，再返大阪。她清楚自己的罪恶深重，日夜坐卧不安，只得求助于神灵保佑。她身穿绸衣花裙，肩挎黄色香袋，到普陀山去朝拜。在上海喧闹的六铺码头候船室里，她焦急地等待“普陀3号”游艇启航。突然两名国家安全的干部出现在她面前。她的心猛地提到喉咙口，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一个闷热的傍晚，陈丽萍——这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现代化犹太，被依法逮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下来了，“本院认为，